

西安

咸宁长安

古鎮

贺福怀 编著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西安咸宁长安古镇

贺福怀 编著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

内部资料，赠送交流

西安咸宁长安古镇

作者：贺福怀

陕西恒德印务有限公司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插页 135千字

2009年1月印刷

印数：1—1000

陕内资图批字2009年第1号

一位街办主任的古城情结

(代序)

做为《西安内参》执行主编,我经常读到一位作者关于西安古城保护与建设的稿件。刚开始,对于这类自由来稿没太注意,处理时能用则用,不能用便退还编辑或扔进纸篓里。可时间一长,我们发现这位作者很有韧劲和毅力,不但坚持投稿,而且稿件内容一次比一次丰富,一次比一次有深度。于是开始同他有了联系,或约稿,或遇到稿件需要增删修改时,便打电话找他。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他所撰写的稿件一篇篇在内参和日报上发表。但到底发表了多少篇,他不吭声,我们几个采编人员也没有谁留意。直到2007年的春节过了,他提着一捆书稿来到办公室,要我给写序时,我才发现他的著作之丰,已能辑纳成集了。

与报社通讯员多为党委宣传部门专职人员的情况不同,本书作者贺福怀同志,却是一位长期公务缠身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忙完工作后利用休息时间撰写的。在担任街办主任之前,他就有不少稿件陆续在西安市共青团专刊、郊区广播站、经济观察、长安瞭望等刊物上发表。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年过半百的他,前几年从工作一线退了下来,按说功成名就可以轻松轻松了。可他却初衷不改,对西安的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依然眷恋不舍,更加笔耕不辍。其中仅古城保护与建



设及文物与古镇介绍就达 30 多篇。

贺福怀出生于西安城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早年当过农民和工人。因酷爱学习,勤于思考,且颇具组织才干,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选调到党和政府机关工作,先后在市区和城郊区当过 10 多年的共青团和公社企业办的中层干部,做过 20 多年的乡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党政领导工作。也许因为出生在西安,成长在西安,又长期工作在西安,他对西安这座著名的古都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充满了无限的深情与挚爱;对保护和建设好这座古老而又富有朝气的城市,满怀渴望和执著。正是由于这种无限的深情与挚爱,这样的满怀渴望和执著,他对西安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才倾注了如此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成就了这十数万言的作品。

该书共分三大部分,一曰古城保护与建设,二曰文物古迹与长安古镇,三曰工作札记。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详细介绍了西安城区及周围 10 多个古镇和一大批名胜古迹。第三部分是作者在任期间的工作札记,分别选录了如何发展小寨街办地区经济,纪检监察工作如何才能为经济建设服务,计划生育工作怎样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论述社会主义的人口现代化等问题的文章。第一部分围绕古城保护与建设着墨,是该书的主要篇幅和重点内容。其中,关于古城保护的文章既有应该保护木塔寺遗址、昌仁里小学应从东岳庙迁走等呐喊篇;也有贯彻国务院批复精神保护古都特色风貌、应该恢复独立的文物管理局等建议篇;还有作者参观山西平遥和云南丽江后的感想与启示。关于城市建设文章,作者笔端所及,有交通、市政、市容、旅游、水利、渠道管理、住房建设、人口就业、社会保障、城中村改造等等,几乎包括了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方方面面。文章在反映实情的基



基础上,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又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读来耳目一新。

书中文章无论谈古道今,颂功评过;还是写人状物,记事论理,皆以亲临现场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为依据。同时注重甄别和筛选民间传说,采信各家有益之言,并查阅参考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从事情的缘起,名称的由来,地址的变迁,建筑的特色,景物的兴衰,到历史影响及其发展趋势,娓娓道来,翔实具体。文体结构清晰,文风朴实流畅,值得关注和从事古城建设的人们一读。

西安日报社 胡正德

2007年3月31日

目 录

序 言	(1)
灞桥镇	(1)
新筑镇	(14)
狄寨镇	(23)
汉文帝霸陵	(34)
鸣犊镇	(36)
引 镇	(48)
杜曲镇	(59)
韦曲镇	(78)
王曲镇	(97)
三桥镇	(107)
秦阿房宫从未建成过一文质疑	(121)
鱼化镇	(136)
斗门镇	(146)
郭杜镇	(163)
细柳镇	(181)
北张镇	(193)
黄良镇	(199)
子午镇	(207)
参考书目	(219)
后 记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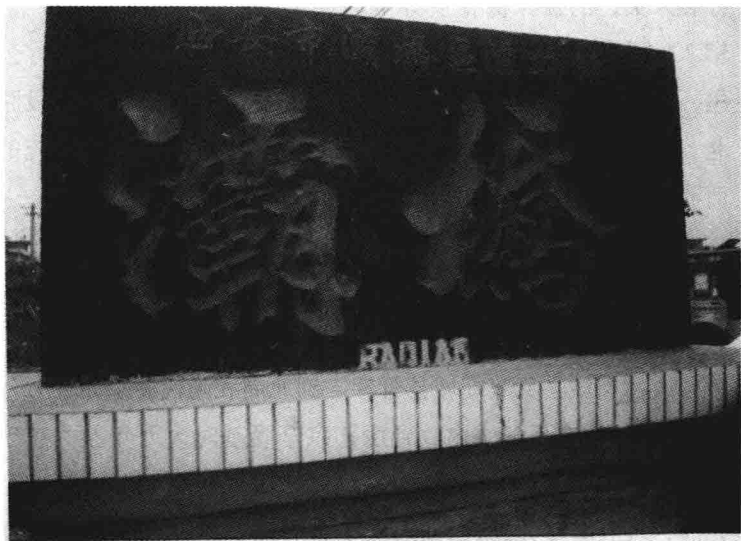
灞 桥 镇

灞桥镇位于西安城东 10 公里的灞河东岸,是西安东去关中临潼、渭南、潼关和北去高陵、富平、韩城,南到商洛的必经之地。据清《咸宁县志》记载,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在镇西修建灞桥,设立驿站,因商贸形成集市而逐渐形成集镇。镇以灞河古桥而得名,至今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灞桥镇街道办东与临潼区韩峪乡为邻,南以洪庆镇街道办相连,西以灞河为界与席王街道办和未央区的徐家湾街道办隔河相望,北与新筑街道办接壤。辖 20 个村委会,44 个自然村,4 个社区委员会,面积 43 平方公里,总人口 6.2 万。灞桥镇街道办事处驻地灞桥镇正街东段路北。灞桥镇自古是西安的东大门,是重要的货物聚散和传统的商业集镇,是明清至民国时西安府咸宁县八大古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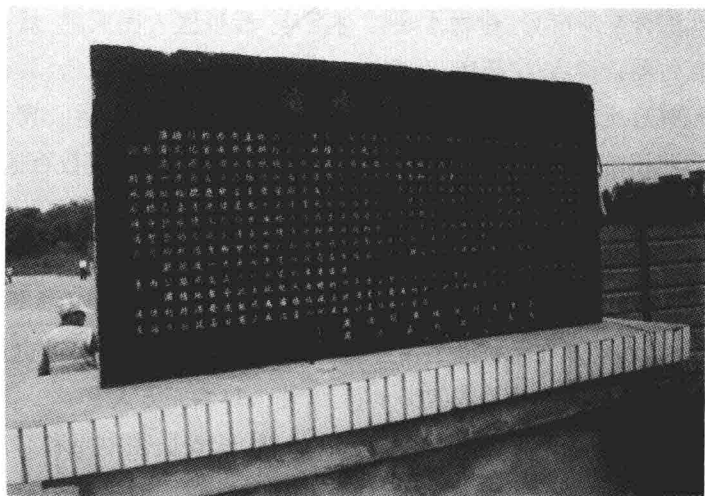
灞桥镇在殷商和西周时属诸侯国杜伯国管辖,县治在今城南杜城村。在秦代时属芷阳县管辖,县治在今临潼区油王村附近。到西汉时属南陵县管辖,县治在今狄寨镇大康村北。后南陵县改称霸城县又属霸城县管辖。到北周和隋代属京兆郡万年县管辖,县治在长安城内。到唐玄宗李隆基时改万年县为咸宁县,灞桥镇又归京兆府咸宁管辖。元宋两代一直到明清仍归京兆府,安西路、奉元路、西安府咸宁县管辖。1914 年民国政府撤

消咸宁县并入长安县归长安县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于1955年成立灞桥区、灞桥镇归灞桥区管辖。1965年灞桥区撤消归西安市郊区管辖,1980年灞桥区恢复又归灞桥区管辖。灞桥镇在秦汉时(在今桥北)设稽查亭,以稽查行人。唐代在此设有驿站,取名灞桥驿,又称灞桥店,专门在此接待朝廷来去长安的官员和使者,亲友出行时也常在这里以柳枝送别,并有驻军在此,也为兵家必争之地。宋代正式设立为镇一级行政建制,清代称灞桥镇。据清嘉庆《咸宁县志》称:镇主街名灞桥街,东有汉文帝所置霸陵县治霸城,因汉城东门霸城门东对这里得名。清代在此设立过咸宁县县承署(分县衙门)。中华民国时仍称灞桥镇。解放后在此设立过乡政府、人民公社和镇政府等政权机构,1984年恢复灞桥镇,1990年改为灞桥街道办事处。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灞桥镇主要由灞桥之东的灞桥街、北街



和西街组成,老街道仅有三、四百米长,100 多家商业、服务业和住户,总人口近千。灞桥街店铺有:饭馆、杂货铺、服装店、布匹店、旅店、染料铺、中药铺、铁器店、家具店、百货副食店、烟酒纸张店、粮食店、棉花店、当铺、诊所、邮政所等。北街经营油坊、榨花坊、染坊、酱醋加工,因是去高陵、耿镇方向的大道,商业门店很少。西街有木枋店、车马店、租赁行业场地等。东街是去潼关方向的大路,还未形成大的商业街道。当时的灞桥街南头有龙王庙,北头路西有关帝庙,北头路东有菩萨庙,人称东门庙,灞桥西柳巷有孙蔚如将军创办和资助的“私立霸桥小学”和“树人中学”(今三十四中)。灞桥自古为双日集,人称西安西有三桥单日集,东有灞桥双日集。每到集市日只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热闹异常。从灞桥街到东门庙,从西街到北街堆满了木材、木器、竹编、竹器、席箔、建材、粮食、棉花、副食、蔬菜、家畜、家禽、熟悉小吃摊点等日用百货。从四邻八乡及西安、临潼和渭北来的赶集人数上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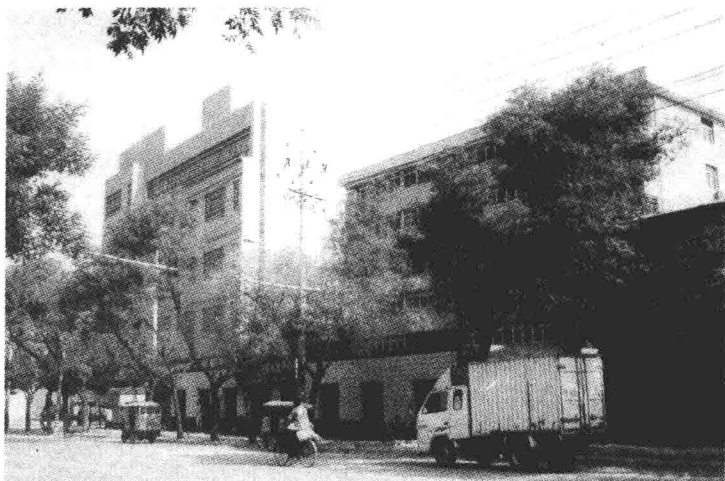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西潼公路两侧建起了宽四十米的商业街道,称为灞桥正街。长约 1 公里的街道两旁各种商业服务业连成一片,有灞桥供销社商业大楼、五金交电商城、灞桥饭店、综合交易市场、建材水暖器材商店、灞桥区人民医院、灶具店、竹器杂货店、中药店、医药店、粮食店、肉食店、电信所、移动所、邮政所、建行、工商行、农行信用社、餐厅、饭馆、旅社、理发店、照相馆、浴池、新华书店、煤店等商业服务业及摊点数百家。还有文化馆、影剧院、网吧、大、中专学校和省市建材机械厂、建筑材料厂、锻压机床厂、肉类加工厂等企业事业单位三、四百家。1986 年建起了大型农贸市场,每逢集市日万商云集人山人海,交易量和规模在灞桥周围各集镇中排在首位。灞桥镇街道也从过去的单街四巷发展成四街十巷,常住人口约一万人。

灞桥建在西安往东灞河之上,是古代长安通往中原和东南各省的交通要道。灞河西周时称滋水,春秋战国时秦穆公欲求





称霸,遂改名霸水。后代地理学家又给霸字偏旁加水,故名灞水。秦时在灞河上即建有桥。《史记》载:王翦伐楚,始皇送自灞上。西汉时在汉长安城霸城门之东大道的灞河上修建了灞桥木桥。后到新莽3年(公元22年)因桥毁另建,更名为长存桥,后代人称为北桥。由于隋都大兴城的南移,于开皇3年(583年)在汉桥之南5公里的地方另建一桥,并改为石桥、称南桥。唐中宗时(公元710年)由于长安城人口众多,灞桥又处于潼关路、京蒲路、蓝关路三路交汇处,又在隋桥之南又建一桥,形成上下道双向复道石桥。唐人多在此送别亲友,故又称销魂桥。直至宋代南北二桥全部倒塌,元代(1266年)山东人刘斌集资重修灞桥,桥长130米,宽7米,并筑堤5里,栽柳万株。经过300多年,明代余子俊又重修了灞桥,直到清代又经过多次维修。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重建石轴柱木梁桥,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全长354米,宽7米,桥跨67孔,各孔净跨6米左右。桥墩高2.8米,由6根直径90厘米的石柱组成,每根石柱用四层石轴相叠

砌。底部承以石盘,石盘支承在打入河床的8根柏木桩基础上,桥墩上平砌石梁,其上叠架木梁筑成桥身。清同治13年(1874)西安布政使谭钟麟指示咸宁知县易润芝改建加固了石桥,桥长120丈,宽2丈,孔72个,桥面两边以方形石条垒成石栏杆。桥南北各建有一座古朴壮观的三开门木牌楼,斗拱飞檐,金壁辉煌。牌楼两边后来由光绪年间翰林院编修大书法宋伯鲁题额,东牌楼东、西分别题“灞桥”和“东接崤函”;西牌楼西、东分别题“霸桥”和“西通关陇”;桥头还有碑亭、龙王庙等建筑物。该桥于1957年改建,利用原桥基、桥墩,仅将上部木梁改为水泥板梁,并将桥面加宽至10米,至今通行载重汽车。作为关中地区石轴柱木梁桥的代表,该桥反映了我国造桥史的成就。东北桥头尚存康熙三年(1644)桥碑,高3.4米。碑文记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贝和诺等朝廷、省、府、州、县官吏捐俸禄重修灞桥一事。

1994年4月灞桥镇柳巷村民在村北挖沙时,发现一件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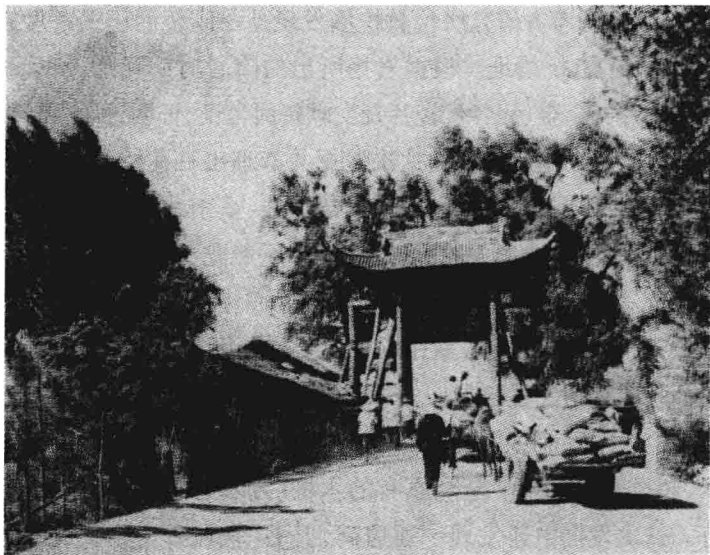


龙头,后经省考古研究所抢救挖掘发现是一座桥面已毁桥墩在2米以下的古桥桥址。根据发掘所出的隋唐时期瓦片,唐代琉璃瓦残片,宋、金、元各代瓷片及文献资料考证,证明这座桥址就是久负盛名的隋唐灞桥。这次发掘共清理出三孔桥洞,四座桥墩,总长20余米。桥墩由石条砌筑而成,呈南北方向跨灞河往两岸排列;主体造型为船形,上部安装石雕龙头,系采用圆雕和浮雕技法结合而雕成,造型精美大方。四座桥墩造型大小基本一致,长9米,宽3米,墩距6米,墩下皆用石条铺成长方形底座。从残存情况看这是一座石拱桥。其基础处理是:先密夯木桩,木桩上面铺以方木,方木之上再平铺石板,石板总宽达17米,超过桥面6米。至今原有的木桩、方木和石板基础仍然完好。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一通唐碑,上书“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府君神道碑”等字,证明宋代确曾拆毁唐碑维修过灞桥。

灞桥长度到底是多少,经过地面调查和使用CR2000探地雷达和电阻率测法勘察,发现在已发掘部分的两端地下均有桥墩分布,分布长度约在400米以上。又据西安日报记者黄亚平报导,2004年10月1日,一场暴雨引发洪水过后又有10个桥墩露出水面,桥墩宽3米,间距约6米,长度在80米以上。

隋唐灞桥是当时京城东大门的主要交通枢纽,不仅是我国目前已知跨度最长规模最宏伟时代最早的一座大形石拱桥,为古代桥梁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它本身与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密切相关,是当时历史活的见证。所以一经发现便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并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996年11月20日,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道光石桥历经120多年的山洪大水冲击于1957年还



基本完好,经市政建设部门加固拓宽后,又经过了近 50 年的洪水考验还在继续使用。只是它不能承载大型车辆和超负荷的运载,但它是西安老灞桥的代表,不少报纸刊物、书籍在介绍老灞桥时都将此照片刊登其首。故西安市人民政府于 1994 年将它命名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 2004 年竟以老灞桥南侧新建两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已担负起大型载重汽车和行人的需要;老灞桥不堪重负,桥墩密集,排洪不畅会给下游铁路桥造成威胁为由将其爆破拆除。在拆除时西安市有上千人恋恋不舍惜别老桥。清代道光至同治石桥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初期的改建已 170 多年,又经历了百年不遇的暴雨洪水考验仍安然无恙。它给陕西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很大的功劳。它是封建社会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的见证。如果将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灞河清代石桥,留作一座人行和轻便式车辆通过的桥梁,留

作西安人对老灞桥一种历史的记忆该有多好。说老灞桥会给铁路桥在洪水季节造成威胁,铁路桥建成使用已 70 多年,未来 10 年还要建设灞河上游李家河、曹庙等几座中小型水库减少洪涝灾害。拆除了就不能复活了,真是太可惜了。

灞桥自古为西安东西之交通要道,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灞河上的桥梁已有 12 座以上。在西安市区灞河上已建成铁路桥四座,即西康线铁路桥、老陇海线铁路桥、郑西客运专线铁路桥、西安北环线铁路桥。公路桥有六座:西安潼关高速公路桥、西安临潼快速干道公路桥、西安潼关 310 国道公路桥、西安绕城高速公路桥、三环路延伸线灞河桥等。而方家村互通式高速公路立交桥和西安安康铁路特大桥更为宏伟高大美丽壮观让西安人骄傲。

古代灞桥两岸多植柳树,春夏之际,枝条拂袅,团团柳絮,如烟似雪,美不胜收,成为关中八景之一。据《西安府志》载:灞河两岸“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毂击,为长安之壮观”可见当年灞河多垂柳,每当阳春季节,柳絮飞扬,好象冬天的白雪,“灞柳风雪”之说即由此而来。在长安八景中“灞柳风雪扑满面”被排在第三位。灞桥是西安的东大门,古人迎送来去客人,往往以灞水为界。我国古代人想象力极为丰富,借花木赋于人类的感情,如古诗中就有“昔我往矣,扬柳依依”的动人诗句。“柳”字在汉字中与“留”字谐音,柳丝摇曳恰似人们招手挽留。灞桥折柳赠别的习俗历代相传,如《三辅黄图》云:都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古代人东出长安城,亲人们常常以柳相别,触景生情,兴人赋词,既赞灞桥美丽的景色又表达人们别离时“离愁别恨”的思想感情。如《开元遗事》说: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呼之为断魂桥。明代人诗中就有“桥上飞花桥下水,断肠人是

过桥人”。李白诗中“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杨巨源诗中“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本人在此多录几句供大家品味。唐诗《折柳篇》许景先作“春色东来渡灞桥，青门垂柳万千条。长杨西连建章路，汉家林苑纷无数。李白《灞陵行送别》诗：“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李商隐《柳》诗：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青黄惹嫩条。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宫先骋舞姬腰。清明带雨临官道，晚日含风拂野桥。如丝如线正牵恨，王孙归路一何遥。罗邺《灞上伤别》诗：“灞水何人不别愁，无家南北倚空悲，十年此路花时节，立马沾襟酒一卮”。李三甫《出春明门》诗：“深谢霸陵堤岸柳，与人头上拂尘埃，灞岸江头腊雪消，东风偷软入纤条，春来不忍登楼望，万架金丝着地娇。柳永《少年游》诗：“参差烟树霸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明代曹溶《秋柳》诗：霸陵原上百花残，堤树如枝感万端。攀折竟随宾主尽，萧疏转觉道途寒。月斜楼角藏乌起，霜落河桥驻马看，正值使臣归去日，西风别泪望长安。

该镇之豁口村位于灞桥之东 2.5 公里，是灞桥区著名的大村。西潼公路、西韩公路、西安至豁口到蓝田公路在此交汇，成为东郊一大重要交通枢纽。相传公元前 206 年刘邦到鸿门赴宴回到这个地方才辨明了方向，后顺利回到灞上，此地从此得名豁口。豁口村是原陕西省副省长孙蔚如的故里。孙为杨虎城将军的所属高级将领，30 年代曾任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率部转战中条山，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历时 3 年迁敌数万，牵制了日军进犯陕西的战略。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战线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孙蔚如旧居，该院占地约 1500 平方米。南院建于清代，为